

禮

說

禮說五

禮書之一

定海黃以周

昏禮迎俟

昏有迎禮有俟禮經曰壻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此迎禮也又曰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此俟禮也昏義亦迎禮俟禮分別言之詩文王之迎姒韓侯之迎姑親迎之禮也鄭風之俟巷俟堂齊風之俟著俟庭皆俟禮也俟爲親迎之末節而後世好簡略者往往不行親迎而以俟禮當之鄭風丰序以爲男行而女不隨而化云男行是親迎也而詩中止及俟禮明宜速駕也俟巷俟堂

謂夫家之巷堂非指女家俟我乎巷與禮俟于門外文
合俟我乎堂與齊詩之俟我于堂乎而文同堂字非誤
女亦知其夫之俟我遲久故曰悔予不送不將以責父
母家之送已不速又曰叔伯駕予與行以勸夫家之迎
已者宜速歸詩人不直刺女子之不隨而歸其咎于從
者之不速忠厚之意也箋云以悔之悔今則來
迎已者從之易皆誤齊風著
序以爲刺不親迎曰俟我于著乎而怪始見也乎而怪
詞曰充百以繫乎而云云諷其充百甚美宜不聞有親
迎禮也著庭堂亦指夫家言至夫家著庭堂才見其人
其不親迎也可知矣時親迎禮廢而俟禮猶存詩人詳

敘其俟禮而不親迎亏言外見之風人之惜也自箋誤

以諸言俟者為親迎亏著詩之著庭堂為女家之地而

云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詩序注語
似箋非傳

則詩曷不曰迎我而

曰俟我乎亏丰詩之俟巷俟堂亦指女家又并傳意而

失之傳云巷門外據經婿先俟亏門外為文也傳知此

巷為夫家門外者以經文先巷後堂也如箋謂出門而

待巷則俟堂當先亏俟巷矣如以俟巷為初至初無所

謂俟也婿未奠雁女無出理亦何悔予之不送乎或曰

以詩之俟巷當禮經之俟門外是已然則俟著俟庭俟

堂其何說與曰禮經所言士昏禮也卿大夫以上自有

不同士昏禮親迎往之女家諸侯娶王姬已不親之王

國矣天子娶諸侯女其不親之侯國可知也

說詳禮書通故

此親迎之有別也公羊傳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于庭
般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此天子侯禮也齊風著篇傳
箋以絜瓊華爲士服青瓊瑩爲卿大夫服黃瓊英爲人
君服則諸侯侯于堂卿大夫侯于庭士侯于著矣毛傳
云門屏之間曰著著遠于庭近于巷此蓋命士之禮又
不同于中下士也以詩義補禮經不猶瘞后倉等推士
禮以致天子之說與

昏禮婿揖婦不荅

禮有拜揖無不相荅荅之者禮之也亦以受之也其有不敢當尊者又以不荅爲禮凡不荅者於其拜揖之時必佯還辟之容記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此通禮也昏禮夫婦初相見有揖無拜與雁之再拜稽首拜主人非拜婦也時婦立於房中與雁之拜在鹵階上自說者誤以爲婿拜其婦於是房外當楣拜房外當阿拜異說拂起亦知稽首之拜爲拜之最重者說詳禮故而可施之於其婦乎至婦至婿揖入及復門婿又揖入士昏禮言之詳矣而婦之荅夫不見其文蓋不荅也既不荅矣宜有還辟之容故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毛傳云提

揖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
左辟此說可補於禮經婦初至就客位故士昏禮曰升
自鹵階凡上東階者先右足上鹵階者先左足近於相
鄉以示敬時夫鄉婦右還指婦鄉夫左還辟先相鄉而
後辟亦以示敬也若右辟於事捷於心褊矣褊非宛然
詩以爲刺一周還闕心術見焉故箋曰慎於威儀對席
之揖坐亦可以是禮推之

婦人歸甯

舊說女子之適人者不歸甯其兄弟故父母在則歸甯
物則否是說依據詩序以周竊疑其不近情嘗舉此以

問諸當世碩儒則曰記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坐會是古人嚴男女之辨也

劉君星若詩補義亦用不同坐會說

以周

謂女子子之歸甯不必與兄弟同坐會且歸甯於父母在時豈可同坐會於兄弟乎是不與兄弟同坐會初無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物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會之故矣因反復愼之而尋一解焉爲之說曰詩序三言歸甯不尋茲以嫁諸侯適異國爲文此固舉諸侯言之耳諸侯娶于異國其往返之爲途遠爲時久爲禮緣故父母物不歸甯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

公羊義

則歸

甯其兄弟者有之矣鄭箋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

甯沒則使大夫甯亏兄弟鄭據國君夫人禮古說甚尋

序意

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尋歸甯也父母既沒則使卿甯亏兄弟裏十

二季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亏秦為夫人禮經喪服不杖甯禮也是父母沒使大夫甯亏兄弟也

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婦

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

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

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攷之喪服經傳

通例凡女行亏大夫以上曰嫁行亏士庶人曰適人

喪章

注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是據大夫以下言則大夫以

下之妻雖父母歿而有歸甯者審矣特非國君夫人之

禮也鄭箋詩序言國君夫人於父母沒則使大夫甯于兄弟其注禮經又言父雖卒猶自歸宗合讀二文夙疑頓釋於以歎鄭注之明達爲不可廢特人自不會通百卷父長子不取

孔子言女有丕不取曰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卷父長子不取逆不順也亂不貞也逆與亂爲大惡之家是以君子不取也刑人惡疾閒世或一出今乃世有之君子不取慮其氣類之傳染也四者之不取其理明其情達而卷父長子不取注家多謬爲之說讀者疑焉今先辨眾說之非而後自申

其說一曰長子者女之長兄也父既娶雖有長兄亦不
取此說之不可通也在易震兄嫁兌妹謂之歸妹揆之
情理吾未見其不可也一曰長子者無兄之長女也娶
父無兄女無受命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人之取
女論其家之正不正實其女之賢不賢而已矣無父無
兄何暇計也必計及此而娶父無兄之女因無受命遂
終身不許嫁人乎此不合乎情理者也一曰娶父本作
娶婦謂女之無母者也長季長也季長未嫁疑其幼失
母訓婦德未備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娶母之女
克備婦德者世多有之今欲以一律抑之乎如其說娶

婦之家必將幼季擇配而後嫁之乎不然女季已長人咸棄絕之將老歿亏家矣夷攷古者女子許嫁必在季十又而後遲則二十許嫁六禮之行俱在暮季中非若後世髫齡擇配而待成人後嫁取之也此三說者於情理皆有所不通矣今爲之說曰娶亾也無也謂無父母家長之子也晉文公出亾在外大學戴舅犯語僂之曰亾人檀弓則僂爲娶人女子無親長出奔在外是亦娶人亾人也夫子曰娶父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謂斯女之嫁必至自獻其身無父長主其婚禮傳曰娶家亾人必去其禮其斯之謂與逆家之子不順亂家之子不貞

卷父長之子不順不貞而刑與惡疾或兼有之之三子者均屬不取其理明其情達讀者勿疑

卷服變除

卷服變除見禮經漢戴君準約禮文而為變除說鄭

君又為變除注

見崔氏引

今茲見禮經伏時或見於正義通典中

崔靈恩又旁證之化變除論乖僻滋甚孔冲遠因刪其說錄諸正義仍多悖謬近江慎修禮書綱目卷服變除類綴述禮文失其倫理徐健康讀禮通攷化變除表并論又多沿襲舊說未浚竅也凡親始死將三季者衣冠并纏如故見周卷及鄭變除注飯含面南左袒扱諸面

之右實米唯盈襲

面背也祖左襲以
扱亏背面之右腋

見士喪禮既襲三

稱謂尸

衣十五升白布淡衣扱上衽徒跣見曾子問問

器及鄭變除注據戴君說徒跣扱上衽在易淡衣背非

也扱上衽謂扱淡衣之衽也

見鄭

既襲後有絜章甫冠

白麻繩屨亦非也自始死至成服苙無冠屨故叔孫武

叔於小斂後投冠子游譏之也其妻爲夫妾爲君太笄

而纚不徒跣不扱上衽餘同男子見鄭士喪禮注及變

除注據戴君說始死有笄纚既襲有絜總非也女子之

太笄總猶男子之太冠器服傳言箭笄布總在成服日

也曾子問縞總趨器奔器禮也崔氏說始死婦人太纚

亦非也。斬衰婦人之大纒在小斂日也。

見鄭注

齊衰期以

下女有骨笄，男有纁冠，皆吉履。燕絢見鄭士器禮注。其服亦白布淡衣。見鄭變除注。成之明日將小斂，三季者又去笄，纒髻髮。見鄭問器注。大夫於是日襲而髻髮。見鄭變除注。卒斂馮尸，袒牽尸，夷于堂，拜賓，卽佗襲。經于序。東見士器禮要。經緘，悉以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見鄭器服注。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髻髮時則著免。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髻髮時則以麻爲髻。將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髻。其要經結本不緘，悉與男子異。見士器禮及鄭注。崔氏謂始成後小斂，去大夫與士

皆加絜冠於笄纒之上至小斂投冠髻髮之後大夫加絜弁士加絜委貌其上皆又加環絰其說本諸戴君亦非也自始歿至成服三日內創鉅痛淡有服者皆免髻髮也未有用冠弁者鄭注士喪禮云大斂不言免髻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又注大記云斬衰髻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是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始也弁絰爾且又服之絰皆繆絰惟弔服用環絰兩制迥然有別鄭注賈疏言之詳矣徐氏論衰也沿崔誤環絰也直首絰也書直似一首兼施兩絰也又明日將大斂主人及親者皆袒奉尸斂也于棺乃塗卒塗復也仗襲見土

喪禮其記云既殯主人說髦而卷大記則謂小斂說髦
崔氏說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
也自始殯至此主人髻髮眾主人免常不改其尻母器
者於小斂一髻髮餘亦以免終焉見大記及鄭注而衣皆白布
淡衣也見崔氏說士二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全三日

成服諸侯天子斂殯時有不同其成服亦一也斬衰裳
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昆乎始備記曰三日絞亟
謂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屨帶亟於成服日絞之也婦
人無冠加箭筓布總亦成服焉崔氏說天子七日成服
諸侯五日成服非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

蓬卷大記君之器三日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禮云
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也檀弓天子崩三日
祝先服又曰官長服則子王后之必服可知禮云近臣
君服斯服矣祝卽近臣也自成服後筮宅卜日皆免經
左擁之事畢卽經爲敬神變也將啟主人免蔽帶絜同
小斂時爲見柩變也啟殯主人袒遷于祖正柩主人卽
佽襲將載主人袒卒束襲將祖主人袒商祝御柩乃祖
踊襲公賙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入袒送于門外襲入
復佽杖發引主人袒乃行出宮襲於見士器禮凡袒必
免冠至尊不以袒故以免代之見問卷於免經之免燕

不經見問器及鄭注主人從柩免於壙

道路也

其葬之遠

者皆冠至而后免見禭記小記至圻壙主人袒乃窆主人突踊蕪算襲贈用制幣元纁贈卒主人又袒而拜賓拜已乃襲見士喪禮主人反免於壙其葬之遠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於廟見禭記小記又鄭注檀弓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纓弁以葛爲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服是也據崔氏說葬時大夫纓弁加環經士纓委貌加環經失之徐氏論喪既沿崔誤其云反哭皆冠與禭記非反哭不免壙之文尤悖反哭而虞有几筵主人及兄弟如葬

服丈夫免屨帶絜婦人髮沐浴不櫛見士虞禮及記虞

杖不入於室見小記既葬而不報虞

報音赴謂不疾虞也

則雖主

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亦見小記敖繼公說葬虞之服主人髻髮此與及虞皆免之語悖鄭注小記云皆免自主人至總麻是也卒哭之服如虞雖總小功亦免見小記獻畢乃餞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當變麻受之以葛見士虞記及鄭注士三月卒哭大夫五月卒哭諸侯七月卒哭見禮記卒哭之時既不同故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待卒哭既虞受服亦與士異見鄭器服注受服冠七升袞六升首經要帶以葛易之首經兩糾要

帶三重又以布帶易絞帶太管屨受以齊袞之蒯藆屨
見開傳卷屨經記及賈疏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
要帶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注云不說帶者
齊斬婦人也小功大功者時亦不說至耐葛帶以卽佐
是也周卒哭而耐卒哭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別則耐亦
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分耐杖不升於堂見小記暮十三
月而練筮日筮尸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太杖有
司告事畢而又杖見小記以卒哭後七升之冠受其袞
謂之功袞而練其冠并練其中衣黃裏縗緣太其首絰
存葛要帶用大功之繩麻屨而無紉飾又橫長鹿裘之

衽而裼之見閒傳及檀弓又暮而大祥則去絰杖繩屨
功衰朝服而筮尸見小記夕期祥祭主人朝服縞冠見
襍記及小記鄭注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白屨無
絢縞冠絜紕見檀弓鄭注閒傳云大祥絜縞麻衣是時
已除功衰麻衣者白布淡衣非功衰也故襍記麻衣布
衰分別言之禫亦朝服戴君釋禫之禮云元冠黃裳則
是禫祭元冠矣鄭注云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
服閒傳云禫而織無所不佩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緯
曰織禫以織布爲冠緇於祥冠之縞又有異於吉冠之
元夏書曰卒織縞是其塋也鄭注引魯說云織冠者采

十二
纓也織或作綬失其義矣凡祥禫之變服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敢以凶臨吉也既祭又易縞絜終月餘哀未忘也禫後吉祭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尻適復其常

括髮免髻

括髮士器禮佻髻髮髻括通用字謂束髮也古人加冠必先束髮或以錦束之或以組束之或以緇縞束之同謂之纒凡纒必笄始器去冠又二日去笄纒於是麻束之使髮聚髻而不輒則謂之髻髮故士冠禮之纒與髻同事士器禮之髻與髻同文也

髻从會聲髻从石聲古音同在微部說文

無髮鄭注云髻髮者太笄纒而紒紒說文化髻謂束髮爲

髻也

曹憲注廣雅云髻即籀文髻字

鄭意太笄纒而爲髻謂之髻髮是

也免之制與髻髮異髻髮用麻免用布髻髮以麻束而爲髻免又以布繞髻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紒繞紒即繞髻也凡母喪小斂一髻髮餘以免終事父喪自小斂至成服常髻髮從柩反哭虞祭亦以免也髻之制有二一曰麻髻一曰布髻奔喪云男子束括髮婦人束髻以髻對括髮言則髻髮用麻髻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髻對免言則免用布髻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明髻免之義祇以別男女則

髻髻髮亦爲別男女之名無異義也婦人麻髻以當男子之髻髮婦人布髻以當男子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髻髮以釋髻或據免以釋髻本兩通也自賈氏疏鄭謂器公笄纒而紒紒上著髻髮髻與髻髮皆繞紒如著幪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異如賈氏說髻髮免髻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器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亏房婦人髻亏室鄭注云髻髮公笄纒而紒免如今之著幪頭自項中而笄交亏額上卻繞紒也鄭釋髻髮爲紒免爲繞紒二制自別紒者髻髮爲髻繞紒者於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髻外而露之

也故繞紒卽露髻露髻卽露髻無異義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免制混而鄭注髻髮紒免卻繞紒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髻亦去并纒而紒此明髻與髻髮同也又云髻之異于髻髮者旣去纒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幪頭然此明髻髮本無繞紒之布而髻之繞紒而露者又異髻髮而同免制也

器服鄭注亦同此意疏誤

云亦如著幪頭然承上文免如今

之著幪頭言之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髻制同而鄭注髻異髻髮之文遂無以解矣或曰皇侃說麻髻以對髻髮布髻以對免又有露紒恆尻之髻以對

男子之罍冠其說然與曰麻髮布髮皆露紒鄭注本明
皇說非也凡冠與笄對罍自小斂至殯髮皆去笄猶男
子之不冠也至成服男子冠婦人亦加惡笄罍服記曰
惡笄有首以髮是也鄭注髮去笄纒而紒於罍服記注
則云言以髮則髮有著笄者明矣語似兩歧而義各有
當賈疏溷幪亦失鄭意或曰髻髮與纒相似始用麻布
爲之如舊說髻髮用麻繩又以麻繩爲絰豈人首所能
容乎曰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麻者未成布之名
孔賈二疏是也特髻髮之麻以代纒總疏家未明言之
百麻髻以束髮麻絰以固冠用各有當何足難也

漢時幘頭繞紒露髻與今女子頭帶同信齋楊氏撮錄鄭注搭截不可解甬上萬氏說殊悖繆休甯戴氏說亦疏舛故詳辨之

棺椁抗木重數

荀子云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白虎通義云天子棺椁九重公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莊子之文同荀子天子十重又化七重與諸文舛異鄭禮記注以禮器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為抗木數又據檀弓天子之棺四重娶之以為上公革棺不被三重諸侯無革棺再重大夫無棨一重士無屬不重鄭

禮記卷之四十一
檀弓第十
天子棺四重抗又重合之爲九重諸侯棺再重抗三重合之爲又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之爲三重與白虎通義合土棺不重抗一重與白虎通義又異攷棺之外祇有椁棺上下四旁皆周椁有四旁無上下抗木卽加於椁上荀子莊子白虎通義並據棺椁太文義兼抗木所謂天子十重九重者指上下之數言之非其旁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注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爲一重竊謂兕牛尻水謂之水兕水兕革棺被之謂以兕革被棺外其厚共三寸是合兩重以爲

一重也禮器明費多之禮曰天子五重八鬻諸侯三重
六鬻大夫再重四鬻鬻藏棺之四周所謂重數自指棺
言云天子五重者分水兕革棺爲二重并柩棺一梓棺
二而五也白虎通義據檀弓而言天子棺四重抗五重
故曰天子九重荀子據禮器太文棺五重抗五重故曰
天子十重莊子佗天子七重者係淺人所改欲以合降
殺以兩之例不知古禮亦多以三五九爲降殺者如罍
服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耕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
侯九推建都大三之一次五之一小九之一皆無七數
是其例也公侯宜合爲一等荀子莊子白虎通義諸文

可證鄭君以禮器諸侯三重爲抗數若以天子四重
之棺亦三重合之爲六重與諸侯又重之文不合故分
公侯二等以圓其說此則鄭之疏也諸侯以天子之棺
數爲其重數棺柩一梓二爲三重抗二重合之爲又重
大夫以諸侯之棺數爲其重數無梓有屬棺再重抗一
重合之爲三重士以大夫之棺數爲其重數棺一重抗
一重合之爲再重以此相參檀弓禮器以及周秦漢諸
師說悉合且檀弓禮器之所謂重者合內外棺言之非
別內棺而以外加爲名也故經記言設席之參曰又重
曰三重曰再重再重之下卽謂之單席周官掌次言張

帑之毳於王三重諸侯再重之下卽云孤卿大夫不重
不重謂之單則再重者二棺三重者三棺又重者又棺
今之所謂一重者古謂之不重祇一棺也鄭謂大夫一
重士不重以一重爲有兩棺則檀弓天子棺四重而有
又棺豈禮器天子又重亦可謂之有六抗乎此尤鄭之
失也皇侃說布席三重有禮書通故從鄭注重恩之有
未安故復作此以正之

天子棺槨之閒以端長六尺爲準

檀弓又云柏槨以端長六尺文承上天子之棺四重言
之謂棺槨之閒相去以其端六尺爲準也鄭注以端題

湊也其方蓋一尺案器大記君殯橫至於上畢塗屋鄭注橫猶敢也橫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四注者四阿之下注也天子椁有四阿文見左傳此題湊之說也器大記君松椁鄭注引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及夫子制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云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以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此方蓋一尺之說也但玩以端二字是椁之長六尺以椁端計非全椁之數鄭注以題湊之空處言是也器大記棺椁之閒君容祝郭注釋樂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此諸侯椁端之長數也司几筵柏席用菴鄭注讀柏為椁謂椁

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攷席廣三尺三寸餘椁內容神席坐甫必有餘地此天子椁端之長六尺之義證也

器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又曰吉拜六曰凶拜說者謂吉凶二拜皆器拜器亦有吉凶此說非也器屬凶禮吉器云乎哉器既無吉吉拜云乎哉夫經有所謂吉器者爲遠方之人既除器而後間器者言惟其既除器故謂之吉器惟曰吉器故可純用吉拜不然器期未除卽器者季隤期頤器之者服如總麻不舁備吉器用吉拜也古者吉拜尙左手或先拜手而后稽首或先拜手而后頓首凶

拜反是故曰稽顙而后拜凡曰稽顙皆凶拜也凡曰凶
拜皆尙右手也雖然罌拜之分亦有四有稽顙而后拜
者有拜而后稽顙者有稽顙而不拜者有拜而不稽顙
者稽顙而后拜爲周人凶拜之正三季之罌拜也拜而
后稽顙爲殷人之凶拜而與周人吉拜相近齊衰不杖
期以下之罌拜也此依鄭注稽顙而不拜爲凶拜之變是有
三季之罌而嫌爲後者之拜也禮記拜而不稽顙爲凶拜
之輕是身有期罌而壓亏尊者之拜禮記或功總服輕之
拜也禮記罌拜之罌等有四而拜尙右手則一知其然也
檀弓言孔子有姊之罌拱尙右手則大功以上之罌可

知也舛器言遠兄弟之器既除器而後聞器拜尙左手則小功當服未除亦尙右手可知也古人吉凶二拜有以拜手之先後分者有以拱手之左右分者二禮較然不相混自禭記有非三季器以吉拜之文說者引殷禮拜而后稽顙以釋之明此爲殷人之凶拜與周人吉拜相近而拱手尙右固迥然有別也至今吉凶二拜全無區別惟於書帖分吉拜頓首凶拜稽顙此特異其名目耳習俗不察又有期服孫俛稽首以別稽顙者攷之古稽首吉禮爲臣拜君之拜豈可用之凶人乎是并其名目而混之矣如曰同俛稽顙似無輕重之鑿則如晉文

公之冗器再拜秦使

晉語

僂曰再拜可也如魯昭公之器

國再拜類于齊廷

公羊傳

僂曰拜類可也先儒謂稽首重

於頓首則稽類亦重於頓類與如諸稽郢之行成頓類

乞哀

吳語

僂頓類以別稽類亦可也是何取乎稽首之僂

而用吉禮哉蓋吉器吉拜之說誤之也

哀子

禮記雜記云祭僂孝子孝孫器僂哀子哀孫祝僂卜葬
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祭吉祭也器凶奠也祭
以追養故曰孝器以悲死故曰哀各有其義也孝子孝
孫哀子哀孫皆為祝辭之僂故云祝僂卜葬虞子孫曰

哀後世以爲訃狀自稱之辭非也如訃狀對人時可自
稱哀子哀孫則當耐後吉祭亦可對人稱孝子孝孫乎
古者自始歿至葬有奠而無祭葬之日日中而虞則以
虞易奠而祝辭又稱哀子哀孫士虞禮三虞卒哭祝皆
稱哀子某是也自耐用吉祭祝辭乃稱孝子孝孫士虞
禮耐祭祝稱孝子某特性少牢饋食亦稱孝孫某是也
孔疏謂卒哭稱孝子有誤其以孝子哀子爲祝辭尙未
誤也曾子問曰宗子歿稱名不稱孝鄭注曰孝宗子之
稱則哀亦宗子稱也古之主祭者皆宗子支子不祭今
支子稱哀誤也與人言自稱哀更誤也然則器中與人

言何僂謂乎曰古者訃告之禮用父兄之命檀弓云父兄命訃者是也其訃于君則主人自命拜送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鹵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是也

舊說大夫以上用父兄命士則孝子自命蓋誤

其受人弔賻相

者僂之曰孤襍記云相者曰孤某須矣又曰孤敢辭吾子之辱是也至魏晉朝主人自僂曰孤於是孤子孤孫之僂孤孫不見於經蓋由祝辭僂哀子哀孫因推孤子之僂而僂孤孫晉范宣云禮無書疏僂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此禮之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初不專僂於父與祖父之器而母器祖母器亦僂孤子孤孫晉

雷孝清問云爲祖母持重旣葬而母亾言僞孤孫或僞
孤子范宣荅之云僞孤孫以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服
訖然後僞孤子是可證也至又朝時好佞聰明亂舊章
始有父孤母哀之分僞唐高宗時韓王元嘉之子訓等
薦祀其妣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其碑文有哀子李訓
誼謨諶銜恤在疚云云不足爲訓開元禮三虞卒哭練
祥祝文杜云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對考不僞
孤子與禮經合其卜宅兆命曰孤子某爲父某官封某
甫卜葬日命曰孤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官封某甫注
云四品以下父祖僞孤子孤孫母及祖母僞哀子哀孫

此以父孤母哀之分僂習俗相沿已久四品以下祇尋
循之不能一依禮經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

孫哀子哀孫尙屬祝辭之僂其與人通刺要不分父喪

母喪而皆僂孤子未見以哀自僂

陳子昂作父墓誌自僂孤子李萼祭蕭穎

士文亦自僂孤子

嗣後有以祝辭之僂通用於刺中司馬氏作

書儀父母亾荅人狀父亾僂孤子父在母亾僂哀子父

先亾母與父同是父孤母哀之僂通用荅狀司馬氏乃

著之以爲典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泥孟子無父曰

孤之文其僂哀子以別母爲父在故而其父先亾屍母

喪仍僂孤子與父喪同爲漢以來祇有孤子之僂父歿

無嫌可以從古也故事儀云父先亾母喪與父同欲見父在稱哀子不尋已以別之也後人不察以為先王制

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後相承古今不改

吾郡萬氏充宗雅號

知禮而亦作此等語何無稽一至亏是

於是父孤母哀畫然分別遂有父

母俱喪卽稱孤哀之說朱子作家禮又援之以為例人有問朱子孤哀之稱朱子荅之云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從之亦無害夫溫公誠因俗以為別而未嘗為畫然一定之名也其後以為一定之名矣朱子又因俗而從之此禮之又一變也然其時凡父喪者如母喪已除尙不兼稱哀也家禮云父母俱亾卽稱孤哀子云俱亾云

卽併謂一時有兩喪也非謂再喪已除冗後喪又兼再
喪之併也今也冗父喪必兼已除母喪之併冗母喪亦
兼已除父喪之併其或喪父有繼母再子欲兼併孤哀
後子欲單併孤紛紛異說何無稽之甚也

出母服

或曰孔氏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異其故何與曰出母
之事不一轍服亦不一例儒者執一說以相幪往往齟
齬不可通古者婦人有七出例出之者非終絕之也出
而有反者矣夫出妻未必絕妻妻自不可以絕夫子尤
不可以絕母故夫出其妻妻待反亏母家子尤日夕冀

其反其夫或感妻之悔過子之愆親卒反之如故妻雖
曰出與未出同其卒也子以正服服其母其或夫不卽
反而妻遽卒於母家夫逆其器而歸爲之殯廟祔姑則
有若杞桓公之於叔姬者其子卽爲父後亦當服以杖
期與正服同其或夫亾終不反而妻猶守節母家不終
嫁他人則有若宋襄公之母者是謂出妻出妻之子爲
其母杖期而爲父後者則不敢服出母以廢宗廟之祭
其又有夫出其妻而未絕妻卽改嫁則夫妻之道滅卽
母子之情亦薄則有若齊桓公之蔡姬者齊桓公歸蔡
姬傳曰未絕
之也蔡姬嫁先出而又嫁義同嫁母嫁母無服子恩言
自絕于桓公

先君子器出母其出而卽反者與其出而物於母家逆器而歸者與抑亦待反母家而不終反者與是未可知也要之爲出母之不失節者當爲之服故曰無所失道而禮宐從隆子恩之妻自謂道污其出而改嫁與卽不然亦必見絕亏子恩者杖期章曰出妻之子爲母出而猶偁曰妻罔未絕也故其物也尋與父在爲母同服絕則亏夫無妻名亏子卽無母服故子恩曰爲伋妻者爲白母不爲伋妻者不爲白母此欲以絕不絕定服不服出而未絕妻之名猶存其子自有母服其剖析出妻之子爲母細入豪芒與解聲色爲未無聲臭爲至同一精

闢而當時行出母服者概以杖期至子恩爲之一變故
記曰自子恩始也凡曰自△△始者皆記禮自此變其
或變而失或變而尋隨文見義初不一科必謂自子恩
始爲子恩之失直一孔之見也

記言自魯昭公始自齊桓公始自趙文子始自

季康子始皆譏辭自史佚始自子恩始皆非譏史佚以義起子恩以義斷者也或曰出妻其可

以卒反乎出妻勿夫逆器歸豈卽廟祔乎曰小記有云
女子未練而出未練而反旣練而出旣練而反此出妻
復反之說也古者臣之出疆女之出適人妻之出歸于
母家皆有待反之義臣之出也收田于三季女之出也
反馬于三月妻之出也亦必有季但未聞耳知出妻有

待反之季可無疑乎古人出妻之多矣出妻之反不反
權主於夫夫不反則與廟絕如郟伯姬之絕於郟不書
逆喪是也杞桓公逆叔姬之喪以歸將以廟祔之也古
者婦人不廟祔則反其喪于母家未有逆其喪而不廟
祔者矣或曰舊說嫁母杖期與出母同今言出母而嫁
與嫁母同無服何與曰經本無嫁母杖期之文杖期章
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此爲從嫁母而寄育者言之
耳其不從固不服也鄭君此注不及王肅爲明漢石渠
議蕭太傅云父卒母嫁當服期韋元成以爲父沒則母
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

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
議是茲其徵矣或曰舊說孔氏三世出妻其說然與曰
孔子未嘗出妻伯魚未嘗出母檀弓言伯魚期哭之
甚欲正以父在為其母期之常制爾孔穎達誤以此為
出母服污穢至聖本不足信子思言先君子出母謂
孔氏先世之有賢德者原非指斥孔聖其後世拘執子
思之說亦以所謂出母之先君子其德本次於子思
故奉子思之言以為定如孔聖曾出母後世斷斷從
孔聖不從子思矣若夫伯魚季又十卒其妻斷無嫁人
之事豈孔聖之德不足以慰厥老之婦而子思之賢不

能安母之室視飢風七子不若乎檀弓言子恩之母歿
子衛自傷燕時此當在喪仗屍衛之日耳又言子恩之
從母歿子衛衛有庶氏其從母嫁庶氏故曰庶氏之母
從母小功服故赴子恩其服同子外祖父母故一時
恩促有哭廟之誤自今本脫從字解者遂謂子恩之母
嫁衛庶氏豈其然與要之孔子伯魚皆未出妻所謂先
君子者別有所指未可質言爲孔子爲伯魚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服

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妾不舁
體君舁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亦有以尊降

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申傳駁注謂妾
不尊體君兩條當以妾子比例不尊以女君比例妾子
有體尊而為其母及外祖父母不尊遂之時其不體尊
者尊遂今妾不體君亦為其子及為其父母尊遂也竊
謂經傳之義本直截無待比例而明上文為眾子義兼
妾子鄭注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義亦通妾經又恐人
疑妾不尊體君有尊厭之嫌故特發此二條以曉人傳
卽承經之意曰妾不尊體君於其父母及其子自尊遂
以明妾於其所親有不服也鄭注誤會經意因而駁傳

且謂經嫌妾服女君之黨不自服其父母將何以解爲
子之義乎如程說妾子有體尊之事豈妾亦有體君之
事乎妾子有體尊不辱遂其母及外祖父母之時豈妾
亦有體君不辱遂其父母及子之時乎鄭以女君爲比
例於義室程以妾子爲比例於義亦連

內宗外宗爲君夫人服

禮言內宗外宗說者昧昧攷之周禮序官曰內宗凡內
女之有壻者外宗凡外女之有壻者內女爲王同姓之
女外女爲王外親之女有壻其嫁于卿大夫及士者曰
內女曰外女則內外婦不與焉曰有壻則嫁于庶人者

不與焉內宗外宗必人君親屬女之有齋者而於其君
之器則又分有私服無私服之異內宗之有私服者鄭
襍記注所謂又屬之女是也又屬外則無服焉外宗之
有私服者鄭襍記注所謂姑姊妹之子舅之子及從母
之子是也從母卽姨母之子二
字據熊安生所引增女之子亦有服此外無
服焉若夫同姓婦外親婦之有齋者則謂之內命婦外
命婦而鄭注亦統謂之內宗外宗故服問注云外宗君
外親之婦據周禮序官內外宗女實不兼婦也襍記曰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謂外宗之女有私服者爲君服
斬夫人齊衰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服而嫁于諸臣

者從爲夫之君與內宗之服君夫人同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季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謂夫人與天子有私服者三季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服者則從爲夫之君期與外宗之服君同鄭注襍記言內外宗服君夫人之法綦備其注服問則專以外親婦之無服者言之以明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之通制竊玩服問本文不徑言夫人爲天子期而必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爲君正兼有私服無私服統言之故鄭君此注未免一偏必以襍記注補言之其義乃賅至於周禮言官制鄭注據有敝言禮記言卷服鄭注據服不服言各舉所重以明義注例宜然

初非謂有三外宗二內宗之異也王肅知鄭義之相通而用周禮注以注服問云外宗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尋其義矣然不論外宗之有私服無私服而概曰外宗爲君服期豈有服之內外宗而一從爲夫之君乎混而合之於禮又謬矣

王注見通典

熊安生孔穎達等知鄭注服

不服之有別遂於外宗分服斬服齊及有祫爲三內宗分有祫及又屬女爲二隨文去解各爲區別豈服問之外宗服齊禭記之內外宗服斬本不可通乎豈此記之內外宗皆無祫與周禮不可合乎王氏合所不宜合熊孔二氏又分所不必分皆非善讀鄭注者也黃勉齋續

通解采鄭注以補禮經之闕殊爲有功古今而於齊衰
三月類增內宗又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一條誤
讀鄭注江慎修禮書綱目徐健庵讀禮通攷據而沿之
於未淡審夫經曰內外宗猶曰內外命婦據有廢言周
禮可證婦人以夫爲廢嫁于庶人則無廢矣而猶謂之
內宗乎鄭注禭記言內宗又屬之女與外宗姑姊妹之
子舅之子皆與君有私服服斬又言其無服而嫁于庶
人從爲國君說本分明通典引庾蔚之說又屬以有親
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孔疏引熊安生說與諸侯有又
屬之親者皆斬是也豈有以嫁于庶人遂不服斬衰三

季而服齊衰三月乎爲易之曰王同姓女之無服者嫁
于庶人從爲國君斯爲當矣之數人者雅號古今知禮
之士其說內外宗紕繆繆如此於此見讀禮之難亦
見讀鄭注之不易

二名不偏諱

經傳偏徧二字多互誤易傳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
外來也偏當依古本作徧經文或擊之或爲別辭則上
句莫益爲徧辭此聖傳對經大義之至精至密者也記
二名不偏諱徧諱對二名大文徧者二之一也一本作
徧徧卽二矣非也二爲兼辭徧爲別辭鄭注二名不一

一諱之以一一詁二名之偏非以一一詁徧也禮經授賓祭有辯以授一以授之分辯卽徧也一謂一一偏舉之公會禮亏正饌之黍稷曰辯以授賓賓祭之謂徧取黍稷總以授賓也故曰辯亏三牲之肺曰辯取之一以授賓謂徧取三牲之方一一授賓故復別辯言一亏加饌庶羞之大則曰一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鄭注云賓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此又別兼言一辯與兼皆通辭一爲別辭鄭注訓一一以授爲一一授與此不偏諱訓不一一諱正同知一一授非辯授則不一一諱非釋不徧諱明矣凡二名並舉謂之徧徧宜諱二名偏舉其一謂

之偏偏可不諱夫子言在不佞微言微不佞在未嘗於
舉二名正所謂徧諱徧不諱也或他二名不徧諱文害
于義初在詁經精舍以鄭注不一一諱爲釋徧字非定
論也近人有從予之初說者故復重訂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檀弓此章千古疑案孔子少孤不知父墓豈有顏母亦
不知之理司馬遷求其說而不尋遂謂顏母諱野合而
不告固屬污聖鄭注從史記并謂殯母於五父之衢令
人怪己發問端事近巧詭亦未合聖人作爲博物志引
王肅說直謂孔子無此事記者謬申其說者據僞孔叢

子陳士義篇以爲李由之誣近人不信王肅偽作之書
又無以解檀弓惟江慎修引孫遷人說以不知其墓殯
於又父之衢十字當連讀蓋殯也問於郕曼父之母爲
倒句較爲近正然如孫氏之解其慎也二句殊覺可忝
而殯葬大事顏母斷無不知知之而不告其疑終無以
釋且古之所謂合葬者以後器從先葬未聞以先器從
後死者也顏母之卒據歷聘紀季孔子已二十四歲其
父之殯直至葬母乃問人而知之而再此有二十季之
久何辨之不早辨邪亦未見孫說之果是矣攷郕大夫
叔梁先娶魯之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病

後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邾大夫之娶顏氏也疏引家語云季餘七十無妻則施母已早卒矣邾大夫必先營其墓地而葬之亦可知也顏母之嫁孔氏季甚輕於顏父見而孔子又幼宐其不知葬妻墓地不知其墓殯於父之衢皆蒙少孤太文不知其墓句其墓謂邾大夫所營施母之墓也殯於父之衢句殯謂殯邾大夫也殯葬之禮有淺淡之別有厚薄之分邾大夫卒孔子季方三歲不知葬母之墓所在無由合葬其父故殯於父之衢又以合葬無期因淡殯之如浮葬然云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極狀孔子慎重其事蓋深殯之意在求

其墓而合葬非安於不知而苟焉者此記孔子少孤之志有不同於凡人也少長間於聊曼父之母知聊大夫所營塋地在防然後合葬於施母之墓焉記意如此本無可疑解者不尋其說而妄爲之辭於以疑記駁記僞孔叢子之說起矣

施母非出參見出母服篇

諸公

諸公者官名也攷之禮次國之上卿佐當大國之中次國上卿三命大國上卿容有四命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鄭司農注上公尋置孤一人孤卿四命其禮尋眡子男例可備公然直稱之爲公又嫌

與國君無別故大射燕禮偁國君曰公其孤卿曰諸公
諸非眾詞也夏官有諸子職亦以諸名官鄭注諸子或
曰庶子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其文與諸子
職同則諸之言庶也庶子者別其適之名也諸子者掌
其倅之名也公卿大夫之適子入於成均謂之國子諸
子掌國子之倅鄭司農云倅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諸子
所以副貳國子也儀禮諸公與周禮諸子同爲官名爲
其副貳國子曰諸子爲其副貳上公曰諸公其義一也
自鄭注以公爲官名諸爲眾詞異說由是沸起鄭注鄉
飲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注燕禮云孤一人言諸者

容牧有三監攷王制言三監本非周制不尋援以爲證且儀禮之例凡眾詞皆佻眾如眾賓眾主人眾耦眾射者眾工眾笙之類皆不佻諸則諸公佻諸非眾詞明矣鄉飲鄉射大射皆佻諸公大夫大夫非一人不佻諸大夫何獨於孤卿一人偏佻諸公則諸公爲官名非眾詞夏明矣吳氏廷萼謂天子有三公侯國則有孤卿一人佻公又有致仕者胡氏釋官駁之曰致仕之說在鄉飲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仕言之不尋有致仕者竊謂吳氏之說於大射固不合卽鄉飲亦不可通鄉飲禮鄉大夫爲主人其孤卿大夫之致仕者曰鄉

先生鄭注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注冠義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鄉老曰公致仕則曰鄉先生則諸公中無致仕之孤明矣或謂諸公統公卿大夫言或謂諸公兼寄公言或謂諸公以附庸言或引左傳吾公在壑谷爲臣尊其君之偁攷鄉飲云有諸公則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不兼卿大夫禮諸侯不臣寓公附庸之君諸侯亦不純臣大射禮公命徹籥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例非有寄公及附庸之君且鄉飲爲鄉大夫禮鄉射爲州長禮寄

公附庸君詎容來與大夫稱公末世僭禮更不足爲訓
盛氏世佐曰孤一人而稱諸公以別其君之稱公也諸
眾也若曰猶是眾臣云爾亦有稱公而不加諸者鄉飲
禮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
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
竊謂鄉飲稱公而不加諸與冢宰稱宰大保稱保同在
鄉無嫌孤卿例尊稱公盛氏之說是矣但訓諸爲眾以
例眾臣義甚迂曲且侯國諸公爲官名天子諸公屬眾
詞牽合爲一仍沿舊譌

先生夫子

先生夫子之稱隨時變易初無定名禮經之先生鄭注以爲卿大夫致仕者稱最尊後又通爲長老之稱而曲禮一篇先生與長者猶分別言之鄭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明其與不教學之長者固有異也說者謂老人教學通稱先生先生不必爲我師之稱然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庸謂之非我師乎哉然則孔門弟子不稱先生稱夫子何也曰時先生輕不敢也易師卦以長子對弟子弟次也弟子者次子也論語以弟子對先生謂先弟子而生先生者兄長也自孔子設教洙泗開師之大教也嚴師之爲道也亦尊師視其徒猶子徒視

其師猶父故不敢先生之相與夫子之夫者帥人以義而又崇而長之曰子其僂防諸周初亦卿大夫之尊僂也公羊傳曰字不若子何注以子爲竅之最尊者當時以僂小國之君書牧誓曰勸哉夫子夫子勸哉指篇首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亞旅師氏大而言卿大夫出將軍吏

主教夫卒坐化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大司馬文

故責之以步

伐止齋號之曰夫子

夫卽千夫長百夫長之夫夫子嗣者千夫百夫以上之尊者僂也

後相沿以爲卿大夫之僂春秋左氏傳僖廿三季夫子必反其國以僂晉重百文十五季傳夫子以慶我閭以僂孟獻子襄廿六季夫子爲王子圍以僂楚令尹廿七

季夫子之家事治以佻范武子三十季夫子禮於生者
昭十季夫子知度與禮矣十三季唯夫子知我二十季
吾早從夫子以佻鄭子皮子產廿五季今夫子卑其大
夫以佻宋桐門右師定五季夫子語我九言以佻鄭子
太叔皆當世之爲卿大夫者孟明陽處父趙宣子苦成
叔欒鍼祁奚申叔豫魯三
卿之稱夫子同例惟昭七季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時孔子未
爲大夫蓋由後追佻之也當時孔門諸弟子尊其師通
佻於其君於他邦用字不若子之例而謂之孔子其面
與師言用卿大夫之例而謂之夫子此周人賈賈之義
也然賈賈之義似非施於父子而人子於其父亦有佻

夫子

襄廿七季

身為大夫親疏皆得子之也記曾元偁其父

為夫子有為言之故鄭特為之注曰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會子此事見韓詩外傳鄭引此以證夫子之偁其義取諸卿不取師所以明曾元之意蓋曰以夫子寢卿簣本不連禮病革而變易之不可而曾子終不為卿故以易簣為尋正夫子之義明而通節脈絡自貫即弟子之偁其師為夫子之義亦見鄭注甚精密讀者習聞師偁夫子之說而不加察反議鄭注之迂曲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韓詩外傳曰曾子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

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孔疏引此申之曰言輕其祿是未爲大夫故他人名己身呼爲大夫而言夫子若己須依禮不廢大夫之簣說甚明了朱子乃謂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但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如朱子語設時無童子言而曾子將終繫於不義乎是不若鄭注之允當矣海人咸謂鄭注經詳訓詁略理義子謂鄭之理義多函於訓詁中引而不發躍如也能者從之其鄭注之謂乎

處士尻士

處士。凡士。祿文通用。對文。迥別。處士者。未與賓興之士。猶處女之未許嫁者也。凡士者。與賓興而未仕之士。猶處女已許嫁而凡在母家者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曰。賓介。處士也。時猶未與賓興也。鄉大夫三季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謂之凡士。記玉藻曰。凡士。錦帶。鄭注曰。凡士。道藝處士也。謂已賓興而未仕者也。鄉大夫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已仕者也。其賓興而未仕者。猶之民也。故亦謂之命民。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恤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

然後尋乘飾車駢馬衣文錦鄭注云凡士錦帶則凡士者命民也然古者命民之分有三等德一科行一科道藝又一科鄉大夫曰以鄉三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德之士不能數數見帝王懸設是科所以待天民也其次則舉六行之士以命之尙書大傳所言是也敬長孝友也恤孤恤也取舍好讓睦婣也舉事力任也又其次者則舉六藝之士以命之鄭注玉藻所言是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藝知其義而敬守之謂之道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分之有優劣而先王設科不分道

藝所以望士者亦淡且厚也然則處士者以鄉三物自
勵者也凡士者六德六行六藝必有專長可見者也荀
子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
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無能謂無六藝離蹤而跂
訾謂無德行